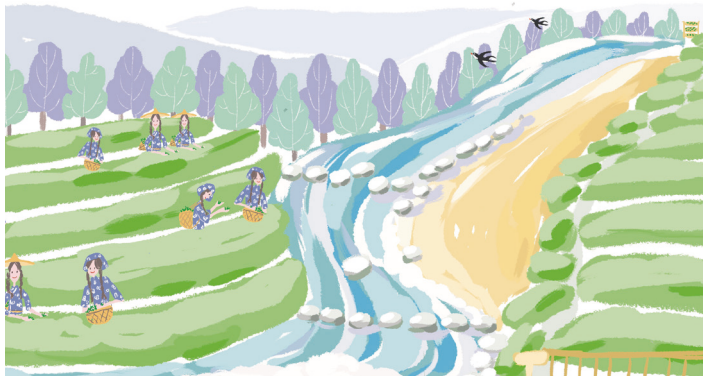


寻访西湖龙井茶

文 / 徐晓军



很多时候，与一物一事一人的相遇，往往是一种机缘巧合，我与西湖龙井茶的相遇就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初夏与龙井茶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的意外邂逅，也就不会有后续的深入寻访了解。

晨光初露时，九溪十八涧的水声已先于群山醒来了。溪流始发于杨梅岭，一路随山势下行。至此绿树夹溪，溪流潺潺，淙淙之声伴着林间鸟鸣，唤醒周边万物。脑际也逐渐浮现出清末学者俞樾“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低下树”的诗句。不一会儿，成片的茶园，一垄一垄的茶树，也露出了清婉的面容。原以为只是普通的茶园茶树，边上立着的“西湖龙井茶基地一级保护区”碑石却提醒我，这是名满天下的“西湖龙井茶”。只见那些茶树优雅地开枝张叶，伴朝霞沾雨露，在“九溪烟树”的雾霭中吮吸天地间的灵气。

既见龙井茶，何不趁机去访龙井村呢？我沿着九溪十八涧溯流而上，时而踏石而过，时而涉水徐行。转过几道山弯，就到了龙井村。龙井村北邻北高峰、狮峰山，南接九溪十八涧，

东望西湖美景，群山环抱，生态优越。西北的天竺峰如屏风阻隔寒天北风，南面九溪直通钱塘江，将湿润的东南风引入山谷，雨水丰沛，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这里的村舍依着山势层叠错落，空气里似乎也沉淀着经年茶香，沁人心脾。

在一块刻写着“龙井问茶”的大石前稍稍驻足，然后缓缓拾级而上。来到胡公庙前，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十八棵”。相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访龙井，在胡公庙品了西湖龙井茶后赞不绝口，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此际，18棵古树静立于围护的石栏之中，勾起人们对于帝王采茶品茶之景的想象。在村里闲走，差不多家家有茶园，家家能制茶，

不少农户门前挂着“龙井问茶”的木匾。据载，早在唐代，西湖群山就已产茶，而龙井茶始有其名则在元代。元代诗人虞集在《次邓文原游龙井》诗中有“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昼”之句。而关于“龙井茶”名字的记载，明代万历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

寻访西湖龙井茶，梅家坞也是一个必去之地。梅家坞有“十里梅坞”之称，西湖龙井茶“狮龙云虎梅”，其中这个“梅”字，说的就是梅家坞。对我来说，梅家坞算是故地重游了。择一较为雅致的茶室，临窗而坐，窗外青山如黛，绿意扑面。店家泡上一杯新茶，向我介绍泡茶知识，比如说泡茶的水温

有讲究：“太烫则茶死，不足则不开。”他用的是85℃的山泉水。但见茶色嫩绿清透，入口甘醇，不由让人心情大好。

记得若干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一行人曾来此喝茶游玩。当时正是采茶季，我在村中窄巷里转悠，忽闻沙沙声起。一户农房门内，一位老者端坐锅前凝神炒茶，双手在铁锅中翻飞，竟不觉生人在侧。直至茶炒好了，满室茶香，他才微微向我颌首示意。我也看得入迷，思考这一抹青绿，如何经烈火烤、反复炒，才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青叶入锅时还带着山野气息，经在灼热的锅中翻、抖、捺、压……就收敛了青涩，收束成扁平挺秀的模样，脱去了山野的朴拙，成就了儒雅之态。我很想再睹炒茶之妙景，可惜此时已过采茶时节，只能待来年了。

欲了解西湖龙井的文化，得到西湖龙井茶博物馆一观。一进门，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便递给我一盏新沏的龙井。前台的讲解员热情地向我介绍博物馆的来历及茶叶挑选和泡茶等知识。我一边听讲，一边品茶，一边观展。在氤氲的茶香中，古老的制茶器具静静陈列，

墙上的图文讲述着龙井茶的千年故事。博物馆分3个展区，1300余件藏品，无声地述说着代代相传的制茶技艺。一面墙上，写着抓、抖、搭、拓、捺、推、扣、甩、磨、压10个大字，并配以图文，这是西湖龙井茶炒制工艺的核心和精华，俗称“十大手法”。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也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讲解员介绍，博物馆每逢节假日还设有茶叶采制、龙井茶炒制、茶艺学习和茶叶包装等“非遗”培训体验活动，促进茶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寻访西湖龙井茶的途中，我还顺便去了其他几个有名的茶区，感受了杨梅岭的陡峭、翁家山的沉静、虎跑泉的沉寂以及云栖竹径的幽深。

歇脚的时候，我端起一盏泡开的西湖龙井茶，不觉凝神遐思。遇茶，访茶，品茶，问茶……无论是九溪烟岚，龙井石泉，梅坞晨露，还是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着的透着文化气息的馆藏，都化在这一盏清茶里。焦躁烦闷时，便去泡一壶西湖龙井茶吧，滋养心灵，消解疲惫，心事也能随叶片沉浮渐渐澄明……

秋分

文 / 胡静

秋分者，阴阳相半也。秋分是一把伶俐的剪刀，将昼夜等分。从此，昼夜均而寒暑平，阴阳和而冷暖匀。

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黑脸雷公自春雨中出场，嗓门愈加大，夏日暴雨中酣畅淋漓骂阵后，开始收敛性子，遇见秋雨，轻声嘟囔几句，就噤了声。二候“蛰虫坯户”。惊春阳而动、感秋阴而归的虫子重又封了洞穴，完成生命状态的一个轮回。三候“水始涸”。河流水量减少，似丰腴的美人健身成功，体量小了，肌理密了，绿得浓稠稠的。自然万物，都有着自我气息的运转。

因了这流转，秋分创造出最公平的势均力敌——平分秋色。花儿秋分，一边是残荷满池意阑珊，一边是秋菊傲放正艳时。树秋分，一边是寂寞梧桐深院，一边是层林尽染万山红遍。天地秋分，一边是寒意渐浓风萧瑟，一边是秋阳明媚天高远。人间秋分，一边是繁华尽，枯藤老树昏鸦；一边是

丰收至，喜看稻菽千重浪。

秋分，蕴含着最好的生命状态——一种刚刚好的平衡之美。一半微凉，一半温热；一半绚烂，一半萧瑟；一半付出，一半收获；一半得，一半失……恰如中年人生，亦是中年心境，万事不必圆满，一半一半，方得圆满。

秋分，将最美的色彩藏在丰熟的作物中。橙黄、梨黄、橘红、枣红、石榴红、苹果绿、葡萄紫，还有稻穗的赤金、棉花的凝脂白……如许明媚温润的色彩，在天地间泼洒出无与伦比的巨幅画卷。

秋日金黄，高空澄明。稻田赤金一片，接天连壤，铺天盖地，以平面几何构图延伸。扇形打开，一直延伸到天边，到目力穷尽的远方和无限。棉桃也不甘示弱，在几场秋雨中悄悄攥起拳头，包藏的“秘密”呼之欲出，只等金风撩惹，秋阳点燃。连续几个大太阳一晒，棉桃炸裂，似美人一笑，明眸皓齿，吐露出蓄藏了一年的心

事，一团团，如缕如絮，尽情释放这一世的温暖与柔情。高粱是北方汉子，两米多高的秆子顶着硕大的脑袋。起风了，且看高粱的集体狂舞。一株株高粱涨红着脸，拼命摇晃着腰肢，尽情挥洒着热情。玉米则不声不响早早成熟了，一捆捆玉米棒子垂在屋檐下，等着风干，整个村庄陷入一片金黄。

始于希望，终于丰盈。秋分是光阴给每一位勤劳付出的人的回馈，人们也赋予秋分热闹的仪式感——送秋牛、做面雀、吃秋菜。

庄稼丰收，耕牛劳苦功高。村人绘耕田图于红纸上，村里善言者为秋官，秋分这天挨家挨户“送秋牛”，勉励秋耕，祝福丰收。

做面雀，孩子们最是期待。面雀由糯米粉做成团子，再用模具印出图案。煮熟的团子不仅让孩子们大饱口福，还用来“黏雀子嘴”。人们用竹签串起团子，置于庭院田地地坎，鸟雀吃了，嘴巴被黏住，就不能

偷食稻谷，破坏庄稼了。比起竹棍撵、稻草人吓唬，这种以喂食防患的方式要温柔很多，也很有趣很多。想必，这是人们因为秋分时丰收，心里装满喜悦，所以对鸟雀也格外宽容。

吃秋菜，即采摘野苋菜，与鱼片一同炖汤。简单的一道菜，却能让人魂牵梦绕。晋人张翰就因秋天想念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而辞官归乡，他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

里以要名爵乎？”人生最重要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在千里之外做官啊。

走再多的路，都不过为了抵达内心的平静故乡。人人心里都有一个抵达自我的秋天。在那里，秋月清明，空山寂静，人与秋月同坐，与草木同欢。秋分至，且裁心中秋意，分一半给明月，照亮千里；还一半给秋山，任其逍遥。



▲草原之晨

(劳庆 / 摄)